

选题策划：乡愁之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俗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开发

地域性民俗艺术符号特征研究及保护

钟蕾，蒋宇烨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 300384)

摘要:目的 地域性特征在民俗艺术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民俗艺术地域性符号的研究,掌握其形成的条件和规律,有助于民俗艺术的发展。方法 分析民俗艺术符号的形成条件和特征,得出地域性文化在民俗艺术中的重要性。结论 对地域性民俗艺术符号特征的研究,有利于民俗艺术的传承保护。

关键词:民俗艺术;符号特征;保护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6)18-0001-04

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on in Regional Folk Art Symbols

ZHONG Lei, JIANG Yu-ye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folk art research.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art symbols, mastering the condition and law of their formation can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art. It discusses the major role of regional culture in folk art based on analyz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folk art symbol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al folk art symbols benefits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folk art.

KEY WORDS: folk art; characteristics of symbol; protection

作为一种植根于民间的艺术形态,民俗艺术有着自身独特的构成要素和构成形式。这种构成要素和构成形式往往与地域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积淀和乡土语境,这些构成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民俗艺术。

1 民俗艺术的提出和发展

1.1 民俗艺术的由来和确定

陶思炎总结了民俗艺术的发展有 3 个阶段:探

索时期、理论独立期和确立时期。第 1 个阶段,民俗艺术还属于民俗学的范畴,理论相对简单,不够系统,经常与民间艺术,民族艺术相混淆。第 2 个阶段,学者们已经开始将民俗艺术进行单独研究,摆脱了民俗学的框架。第 3 个阶段是确认民俗艺术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研究上倾向于艺术学。

1.2 民俗艺术的概念

要了解什么是民俗艺术,首先要明白民俗艺术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区别于民间艺术和民俗艺术,具有本身的构成要素和构成形式。陶思炎指出了民俗艺术来源于民俗生活,是民俗生活中的艺术形态

收稿日期: 2016-06-03

基金项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中心委托课题(CRIHAP201602)

作者简介: 钟蕾(1966—),女,上海人,天津理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产品系统设计与理论方面的研究。

的具体表现,是具有传承性的一种艺术现象,又指其能融入传统民俗中的民间艺术部分^[1]。

2 民俗艺术地域性研究的重要性

地域性研究在民俗艺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体现在每个地域间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差异,这些差异使得地域间的民俗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气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种民俗文化相互交融又独具特色。从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就能看出地域性差异的存在,这些差异表现在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和生产习惯等方面。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出现了多个朝代,这些朝代经历了分割、合并、再分割、再合并。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得到了充分的融合和交流,因此我国的民俗艺术是共性与个性并存。由此可见,民俗艺术作为一种艺术体现形式,具有地域性特征。

综上所述,研究民俗艺术的地域性特征,对于民俗艺术的整理和归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民俗艺术地域性的一般规律,对今后民俗艺术的发展和保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3 地域性民俗艺术符号的形成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符号,这些符号有着不同的意义,来提示人们该如何行事。每一个符号都有着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代表着某种事物或者某个特定含义。比如,当人们看见箭头符号时,就会沿着箭头符号所指方向行走。这些符号是长期使用中形成的,是约定俗成的,具有象征和警示的作用。

符号的形成具有诸多因素,尤其是地域特色的符号,这些符号的出现和产生更具代表性和象征性,往往人们看见这个符号就联系到这个地域。

3.1 自然因素的影响

地域性的产生依附于自然环境的生成,不同的自然环境给人们的感受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感受经过人们的反馈,形成了特定的符号,这种符号就是地域性符号。

自然孕育着万事万物,人们与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密感。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从自然界找到灵感,可以从一些器物上,看到人们对于鬼神的崇拜

和信仰。自然界对于地域性符号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表面影响,这种影响较为直接,人们可以从这些地域符号直接了解到当地的民俗艺术;另一方面是深层影响,这一层面的影响往往反映在民俗艺术地域性符号的心理反馈和审美反馈。无论是表面影响还是深层影响都是自然界提供的外部环境,它不能直接形成符号,而是通过人们对其的理解和感受,达到共性心理后加以创造出来的,因此,民俗艺术地域性符号的产生中人文因素也占有重要地位。

3.2 人文因素的影响

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劳作中积累了许多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拥有了更多的情感表达。人们需要通过一个载体将这些智慧的结晶和情感表达出来,即民俗艺术。

我国幅员辽阔,环境各异,风俗也不尽相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地域性符号。例如,开封朱仙镇木板年画相对比较粗狂带有乡土味,形象夸张,头大身小,讲究对称,构图饱满,极具北方特色。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具有江南特色,具有江南文化中的精巧。元明两代的戏曲文化和传奇等为桃花坞木板年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技艺方面受文人书画艺术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年画风格。杨家埠木版年画是按照农民的思想要求进行创作的,反映了农民的信仰、审美、生活等方面内容。风格古朴、鲜明,常常用于节日庆祝,反映出农民最美好的愿景。

众所周知,天津杨柳青年画誉满京畿。在古代,杨柳青属于南北运河重镇,经济往来频繁,南北文化在此交融,这对杨柳青年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清代的天津也是文化中心,社会较为繁杂,既有皇家贵族文化,又有市井文化,因此杨柳青木板年画题材比较多元化,既有北方的味道,又有南方的风格,消费人群也比较普遍。各地木板年画邮票见图1(文中图片均摘自百度图片)。

地域性符号不仅凝结着某一地域或者某一地域人的心理和审美,而且也有民俗艺术的共性和个性。地域中存在的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生产方式以及地理风貌等会给予这个区域不同的风貌,人们的意识、心理、好恶和人文情怀都会留下地域性的烙印。这是由于人们的主观情感与外界客观事物相交融的结果,即“自然人化”的结果^[2]。



图 1 各地木板年画邮票

Fig.1 Around wood paintings stamps

3.3 社会因素的影响

民俗艺术地域性符号的产生与社会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地域性符号的产生和发展，与地区经济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在相对经济发达的地区，民俗文化的普及和重视程度比较高，能与现代社会更好接轨，具有创新性，受到现代人的喜爱。而相对落后的地区，民俗艺术品相对比较原始，粗犷，保存完整。这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会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民俗艺术过于商业化，另一种是民俗艺术不被接受，因此，社会因素对地域性符号的影响有好有坏^[3]。

随着社会的发展，地域性符号也必将走向发展之路，怎样在发展的过程中保留最原始的精华，同时融入时代特征，是研究民俗艺术的重要内容。

4 地域性民俗艺术符号特征

4.1 寄予性特征

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仅创造了财富，而且在精神层面也有宝贵的发展。人们通过各种形式将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感所发表达出来，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这些凝聚民众心血的民俗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民俗艺术^[4]。

这些民俗艺术绝大多数反映了民众的心理需求和依赖，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对理想的追逐，对信念的坚持。这种心理诉求总结成一种寄予性。例如，在我国“蝙蝠纹”常常代表“福气与福运”。还有一些非物质化的寄托，比如，一些地方性的戏曲或者小调，这些朗朗上口的小调基本上是当地民众随口传唱的，内容多与生活息息相关，表达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者是对丰收的喜悦之情。这样的民间艺术形态寄予了民众对自然本身的尊重，也凸显了地域间文化的多样性^[5]。

4.2 象征性特征

之所以将象征性归为民俗艺术符号特征的范畴，是因为民俗艺术中的许多技艺、语言、娱乐、艺术品等都具有象征性的表达。

象征性与寄予性不同，寄予性多是民众对美好事物的依托和希望，是对美的抒发和展望，而象征性特征是民众情感更实际的表现。这种情感表现可以是正面的抒发，也可以是负面的讽刺。例如，在日本的传统剧目中有“能剧”和“狂言”，这两种传统剧目在情感表现上有很大的区别。“能剧”主要是传统的日本戏剧，表达较为正统，是以日本传统文学作品为脚本，从演员用的面具上就能体现。“狂言”表现的是一种讽刺的喜剧精神，戏剧中演员用的面具表情夸张，具有一定的讽刺效果。“能剧”面具见图 2，“狂言”面具见图 3。



图 2 “能剧”面具

Fig.2 "Noh" masks



图 3 “狂言”面具

Fig.3 "Kyogen" masks

这种民俗艺术符号象征性的特征，不仅将情感形态化，具象化，而且充分地体现了民俗艺术的深层寓意，在民众与民俗艺术表达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6]。

4.3 传承性特征

民俗艺术符号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承性特征，它是民俗艺术价值的体现。保护和传承是目前人们对民俗艺术理解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特征。民俗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民俗艺术符号，这种符号化的表现更加直观，但是民俗艺术的传承是需要经过一代代延续下来的^[7]。

目前，国内的民俗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形式还较为严峻，不少地区的民俗艺术已经出现残缺甚至是失传，虽然国家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民俗艺术进行保护，也有不少民间组织和个人加入保护传承的行列，但是提高全民的传承保护意识才是解决之道^[8]。

5 民俗艺术的传承保护

5.1 取精去粕

不是所有的民俗艺术都是精华,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陋习,应该抓住这一关键点,才能将传承保护工作做好。要对民俗艺术进行鉴别和分析,只有深入研究,对民俗艺术的产生与发展进行归纳整理,得出一般规律,才能行之有效地对其进行传承保护。

5.2 政治倾斜

政府应该率先出台一些政策,尤其是一些民俗艺术即将出现或者已经出现残缺或失传的地区。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捐献等方式对民俗艺术进行传承保护。另外,政府可以加强与民间组织和个人的交流,自上而下地对民俗艺术进行保护。

5.3 媒体引导

在数字化大背景的时代,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纸媒在信息交流上的局限,以更快更多更全面的视角进行信息交互,可以通过这种媒体平台对大众进行民俗艺术的知识普及,让民众清晰地了解民俗艺术的产生条件、发展规律和传承的重要性,使得大众能够自觉自发地提高对民俗艺术的认知,从而加入到传承和保护民俗艺术的队伍中^[9]。

5.4 形成产业

民俗艺术具有地域性特征,每个地区的民俗艺术符号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保护性的开发,将这个地区的民俗艺术形成产业链,推向人们的公共视野。吸引人们旅游观光,也可以在条件允许下,对游人进行一些民俗艺术的辅导,让人们当地民俗艺术有更深刻的体验。

5.5 创新设计

目前,在一些省市,为了吸引游客潮,当地的政府或者企业会针对性地开展一些设计比赛,这些比赛内容主要以当地旅游产品为核心,既突出当地旅游特色,又可以刺激旅游业。可以将这种模式引进到民俗艺术的传承保护中,吸引大批在校或者社会人士对民俗艺术的关注度,同时还能对民俗艺术进行一些优质的创新。这样不仅扩大了关注人群,而且还能将传承保护提高到新的高度^[10]。

6 结语

地域性民俗艺术符号作为一种反映民众的生产生活状态和心理活动的现象,它蕴含着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的智慧结晶,是民众生活现状最真实的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民俗艺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情感诉求,凝聚成独具特色的符号表达。

参考文献:

- [1] 孙发成. 20世纪以来中国民俗艺术研究的逻辑演进与学科建构[J]. 中国文化论坛, 2015(5): 110—116.
SUN Fa-cheng. Logic Evolution and Discipline of Chinese Folk Art Research Science 20th Century[J]. 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2015(5): 110—116.
- [2] 陈绘. 民俗艺术符号的生成与特征[J]. 艺术百家, 2006(4): 183—184.
CHEN Hui.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lk Artistic Signs[J].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2006(4): 183—184.
- [3] 张婕, 钟蕾. 文化视野下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保护[J]. 包装工程, 2014, 35(14): 110—113.
ZHANG Jie, ZHONG Lei.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of Tianjin Innovatio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4, 35(14): 110—113.
- [4] 王真慧, 龙运荣. 网络时代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互动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11(6).
WANG Zhen-hui, LONG Yun-rong. The Interactive Research of National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Network Era[J]. Guangxi National Research, 2011(6).
- [5] 杨蕾. 地域特征视角下的城市景观设计[J]. 艺术百家, 2015(3): 251—252.
YANG Lei. Urban Landscape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Features[J].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2015(3): 251—252.
- [6] 吴琼. 信息时代的设计伦理[J]. 装饰, 2012(10): 32—36.
WU Qiong. Design Eth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J]. Zhuangshi, 2012(10): 32—36.
- [7] 陈庆军. 回归乡土的重生: 乡村建设中民间美术的机遇[J]. 美术观察, 2014(10): 15—16.
CHEN Qing-jun. The Rebirth of the Returning to Homeland: Opportunities of Folk Art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J]. Art Observation, 2014(10): 15—16.
- [8] 赵念念. 新民族图形设计的民族艺术教育与思考[J]. 艺术百家, 2015(5): 252—253.
ZHAO Nian-nian. National Art Education and Thinking of New National Graphic Design[J].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2015(5): 252—253.
- [9] 胡蓉. 通用设计价值及其设计思维研究[J]. 包装工程, 2014, 35(20): 122—125.
HU Rong. Study on the Universal Design Value and Thinking[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4, 35(20): 122—125.
- [10] 魏丽芳. 产品形态的视觉认知研究[J]. 包装工程, 2016, 37(12): 134—138.
WEI Li-fang. Visual Cognition of Product Form[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6, 37(12): 134—138.